

堪萨斯城红卫兵新路线

译者：红色文献翻译

【说明：2018年1月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举办了毛主义者路线斗争会议，这就是当时开幕致辞的整理稿。为保证安全，一部分内容在编辑时被删除。这个版本与出现在《美国毛主义者路线斗争会议文件》这本书中的版本一致，均为修订版，您可点击[这里](#)购买，出售这本书取得的收益将用于支持美国毛主义者政党的组建。】

形成骨干组织

译者注：骨干组织是指与群众组织相对的组织，是在党建立/重建之前的组织，是党的早期组织，骨干组织建立群众组织，同时接受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在党建立/重建之后，骨干组织就转化为了党在当地的支部。

“每当我发现自己处在困境时，我都努力去寻求积极面，或寻求在那种情况下仍然可能存在的发展潜能，因为没有什么是绝对黑色的，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红色的。就算要有大的失败，总会有积极面的，即使我们眼下尚未见到。关键在于学到教训，并以积极方面为基础，继续做我们的工作。你总能发现支持者，他们给斗争事业以热忱和帮助，因为共产主义将人民联合起来。”

——贡萨罗主席

历史上，所有的革命运动，都起于群众斗争、群众组织，还有反对右派路线的斗争。让我们回顾一下吧，在通往十月革命的道路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进行了斗争。由查鲁·马宗达领导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主义）的组建，是经历了纳萨尔巴里起义，并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分裂之后才完成的。菲律宾共产党的重建，则经历了与拉瓦-塔鲁克修正主义者的斗争和首季风暴。对于在美国的革命联盟/革命共产党来说，是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斗争；由贡萨罗主席领导的秘鲁共产党的重建，是与萨图尼诺·帕雷德斯领导的修正主义改良派进行了斗争。

在某种情况下，红线需要正式巩固并形成一革命党，并从这个党中产生多个组织，令其成为能够进行群众斗争的工具。群众运动的爆发让我们有必要理顺并巩固组织，以便保持运动的势头，以达临界规模。同时，革命路线需要与群众自发起义中产生的修正主义的、改良派的反革命路线竞争。在所有层面上，在群众中培养骨干都是目标，要用群众中的人物，来替换我们安排在群众组织中的成员，并消除骨干和群众组织的矛盾。我们过去工作的目标是赢得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而把他们政治上的转变只看成第二位的。我们的理念要求从小规模开始建设同心圆式的组织。一切都从骨干产生，没有骨干的启蒙，就不能有真正的毛主义的阵营。

1. 从 3-5 个成员开始你的毛主义集体

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巩固的核心，那么就没什么理由不能有一个骨干组织。有必要采取正式的民主集中制，而不是非正式的。群众组织中的骨干应在群众中组建由 3 名骨干组成的小组，以获得群众组织的领导权，当然，这也符合毛主义组织一开始的人数是 3-5 个成员的特点。这个小组会使骨干组织在以群众成员替换我们的队伍时，尽可能少得发生一身两职的重叠情况。这个小组应在干部会议上提交书面报告，向负责政治工作的干部汇报群众组织中发生的情况。这个小组应被派遣到群众组织中去，他们的标准，应当是组织中最积极的分子。他们也应当是组织中所有群众工作的发起者，并扮演领导者的角色。

小组，指的是一个接受大的骨干组织直接命令的单位，骨干组织是通过正式的民主集中制来运行的。不以骨干替换群众成员的危险在于，骨干工作最好也只能变成第二位的，这种状况是很不好的，到时，所有的工作都只能通过群众组织来完成。这样，毛主义组织与它的

群众组织的关系在实践上就会成为人民阵线主义。而当所有的骨干都属于群众组织时，就没有空余的力量去开展党建工作和骨干工作了。彼时，这种一身两职的重叠状况就会严重地损害党建工作、意识形态的发展与巩固，而这些工作本是所有毛主义集体的任务。

2. 产生组织和架构

“它们（三个革命工具）的建设是由此原则指导的：一个公平而正确的意识形态路线决定一切，并且正是在此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基础上，在无产阶级阵线和资产阶级路线的斗争中，组织建设与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共同发展。”

——秘鲁共产党《论马列毛主义》

一旦骨干在一个稳定的组织中被团结起来，并决心进行群众工作，群众组织的建设工作应立即开展。群众组织由此变成一个“产生组织”，意思是，它是由骨干创立的。这可以有两层作用，即组织群众并将其带到与阶级敌人的公开斗争中来，以及在管理活动中训练群众。通过产生组织，我们将无组织的群众组织起来，与统治阶级有组织的力量进行斗争。

由骨干小组来创建组织，保证了组织的基础是由正确的意识形态路线组成。有种看法认为群众组织从根本上来说是多倾向性的组织，只有一个非正式的毛主义领导权，这种看法是错误的。这将形成一种脆弱的状态：只能靠组织内的毛主义者向其他成员施压，迫使他们在政治上转向，而不是让毛主义成为组织整体上的方向。其结果，不仅仅反动的政治倾向会在不违反组织纲领或纪律的情况下增长，并在组织中取得立足点，而且，它会培育从内部反对毛主义的非革命的、折衷主义的政治倾向，以此破坏骨干们为发展新的共产主义者所做的努力。在组织的初创阶段，这是一种特别危险的状况，因为如果毛主义者不获得立足点，并胜利获得，而仅为非正式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那么组织就会落到错误的意识形态路线上，其政治工作必然遇到困难。

创立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以正式的方式，把组织的意识形态-政治基础确立为马列毛主义，扑灭多趋势的折衷主义倾向，并以正式的、有毛主义倾向的群众组织去替代它。这对我们的工作来说，是最为必要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成功获得领导权，在毛主义中，无产阶级政权问题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重视这个目标并作出努力，那么我们必须通过毛主义，从政治上发展群众。若在意识形态-政治问题上跋涉在泥潭一样的折衷主义路线上，这个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我们的愿望，我们必须公开，必须开诚布公：我们将通过这些产生组织用马列毛主义来巩固并发展群众。

即使向共识型民主的组织架构作一分让步，也是错的。我们这个组织是要成为群众的战斗组织的，而共识型民主是一个右倾的概念，它的实践与毛主义不搭边，实际上是运动主义左派的多种组成形式之一，比如有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的组成形式。宣扬它，就是向“极端民主化”（是指个人可以随意违反组织纪律，而这实际上反过来否定了它所要宣扬的民主）和水平主义（译者注：反民主集中制的一种形式，主张大家平等地组织起来）屈服，因为从一开始就不存在集中，所以该组织的毛主义核心就在几个案例中被取消了。这会妨碍一个人展开工作的能力，而且实际上增加了消耗在会议和思考上的时间，而不能加快速度。实际上，这不仅否定了民主，也否定了集中。极端民主化和水平主义否定了领导力，在理论上，是一种“权力主义”的骗局，在实践上，由于缺少对纪律和集体的忠诚，连非正式的领导力也没有，故而会使组织陷入困境。

领导者和领导权是在阶级斗争的风暴中产生的。作为共产主义者，我们不是将此理解为应当与之战斗的魔鬼，而应将其理解为一种必要的事情，我们应不回避地认识它，巩固它，发展它。否认领导权的必要性，就会让民主集中制荡然无存，并会否定真正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也将因此否定共产党本身的必要性。即便只是在开始的时候，软弱的领导权也意味着组织不起作用。改善方法是要在群众组织中实行民主集中制，以使下级（一般会员）服从上级（书记处）。在民主集中制的系统阐释中，不应错误地以为民主是主要的（而这确实是我们

以前的错误)，而是应将集中看作主要的。民主仅仅是基础，或者是我们借以实现集中的途径。

不能因人数少而取消民主集中制。即使组织人数少于十人，组织也应沿着民主集中制的路线运行，一则为了确立适当的毛主义文化和纪律，二则为了增加有效的领导力和一般会员的参与程度。在此阶段，小组应正式地承担起组织中书记处的角色。无论组织增长到多大规模，书记处都绝不应当多于或少于3个职位（主席、总书记、教育官）。只要书记处想要发起委员会和/或分派由群众执行的任务，而这些任务又是有约束力的，并且小组在推动革命路线的公开行动和观点时又是直言不讳的，那么，领导并维持一个组织的工作，就应由三个不同的人来完成。如果组织发展了，然后又缩减到10个成员或以下，小组应当再次担负起全部领导责任。

小组应尽力去克服组织工作中的特殊化。我们不应使做很多工作的人感到气馁，但我们不应让那个人责任过重，也不应允许其他小组成员减少其责任。是集体领导，而不是个人领导。

3. 确认固定的斗争场所进行招募

我们一开始从当地一所大学（一个固定的斗争场所）的一个俱乐部里（一个固定的社团）招募，这个俱乐部的人此前已经熟悉了激进的政治理念。在我们早期的群众工作中，他们组成了一个固定的核心。我们也从学习人类学的学生中招募，因为他们也对进步和激进的思想很熟悉。我们鼓励他们把想法付诸行动。

因为专注于一个固定的斗争地点，并有一个实在的、稳定的、一贯的集中人群，我们保证了自身是一个确定的小组，并且力量增强了。这保证了有一个集中的基地进行组织工作，而不是泛泛地在城市的广阔地域进行组织。通过专注于一个在固定斗争地点中的固定团体，并向有同理心的人们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同时考验他们，让他们把想法付诸行动，我们成功地让自身在校园斗争中形神俱备，参与进去，因为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也与一般的学生团体互相影响。

4. 识别“领导者”

识别并争取到你所工作的那个社区中的领导者，是极为重要的一件事。在固定斗争地点的固定社区中，革命者应通过争取它们的领袖以利于招募工作，这些领袖回过头来也会在社区中进行招募和动员。这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在很多人民战争中，在争取了村中耆老或族长之后，一个村子都被争取过来了。争取了领导者之后，我们就从单个人的招募转换到有更大群众基础的招募。

5. 组织程序

所有的会议都必须有目的性。如果为了开会而开会，不完成任何工作，是非常没有成效的。成员也应对组织文件熟悉，因为新成员培训应涵盖所有相关的文件，成员也应在还是组织成员的时候，熟悉并拥护它们。在一开始，熟悉与团结问题相关的要点就足够了，因为这些要点能让我们从招募地点或部门，以广泛的基础，团结并吸引大量人员，但是，一旦组织成长并发展到10人以上，紧迫的目标就是为组织发展一个政治路线，取代这些有关团结的要点。

有关团结的要点反映了政治发展处在较低水平时，只能将成员的意识形态松垮地约束在宽泛的核心原理周围（比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种族歧视，社会主义等）。如果一个组织想要大规模联系群众，这就不适当了，因为在缺少一条政治路线的时候，这些将被看成是唯心主义的空想。不同的组织，可能有不同的政治路线，但都应产生于组织正在进行的群众工作、它自己的调查和它自己的政治经验。

小组应在每一次会议上，以书面形式向骨干组织提交关于群众组织内部政治工作的报告，并报告所有最新的进展。这能让所有骨干对群众组织的事情有所了解，并能够帮助识别在政

治上和意识形态上足够成熟的群众，将他们提拔到骨干的位置。

6. 举行定期的集体学习并收取强制性费用

定期集体学习在一个群众组织中是强制性的。因为群众组织是以毛主义的政治路线发起的，所以群众组织成员应当学习它，并在他们的政治工作中实行这条路线，正是这种思想使得组织得以存在，而这种政治转变是必须的。定期学习能保证组织在意识形态的成长方面有一个可衡量的标准。

每月的费用也是强制性的，应被看作是维持打印传单和其他必要的推广、宣传材料所必须的。应交的费用有一个确定的最低值，允许成员多交，但不能少交。如果成员没办法交最小量的费用，那就每月分配给他们一项或两项额外的任务，但只针对具体情况。会计员应记录哪些人交过费了，万一有成员无视此项责任，书记需要动用纪律手段。

在一个民主组织中，收集费用也保证了某种个人对组织的投入。曾经因为担心有些付不起费用的成员可能被疏远，我们把费用的收取定为自愿的。然而，我们废止了自愿交费的路线，因为它是自由主义的。交费的强制性能激励出会员的一种更高层次的参与感。我们之所以支持这条路线，也因为比起数量，我们更看重质量，我们相信真正愿意奉献的成员会为组织的物质需要而出力。

真正信奉革命的人一直以来都是解放事业的殉道者，如果他们真正地投入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几块美元对他们来说不算什么。

在革命的集体学习中，我们将自由化和军事化的意识形态、策略区分开来，后者意味着要提高他们所要组织的群众和人口的总体意识形态水平。教育必须集中于书记处，这样，自由化和错误的思想不会在群众组织中生根，而当遭遇到这些思想时，必须走批判流程，并回到群众组织的政治路线上来，与其斗争。

7. 加强真正的毛主义文化

真正的毛主义文化所培育的，严格得说是政治文化，并以正常化和定期化的方式，进行有原则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应培养一种团结一致，服务人民，服务同志，但一定是政治挂帅的文化。

这里我们也应有一种姿态，只要希望待在组织内，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都不能有“长时间的休息”。我们也应遵守组织的纪律，并总是在群众组织内部公开宣传毛主义的政治路线。每个成员都可以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批评，要注意绝不能减弱批评，而且也要在批评优先的精神下，采用有原则的批评方式。

应在当时当地对修正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公开的挑战，不允许矛盾以非对抗的形式溃烂掉，而允许其以对抗性的形式加深并爆发出来。属于一个政治组织的，就应是政治优先，这有别于自由主义中，把友谊凌驾于政治之上的观念。

8. 保持组织起来的状态

建立日程表，在会议上做记录并时常回顾它们，是很重要的。要鼓励成员做这些事，如果有必要，就强制他们去做。每一份打印的日程表都应包含那个月的事件，并在后面标注重要日期。在组织中确立某些纪律是很好的。在事情发生之后，尽快地进行总结，典型地是在下次例会，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就在事情发生之后立即进行。

管理层不可能不加思索地知道每件事情。若形成一个日程表，一个人就可以提前对事情做出计划。把重要事情的日期（或者如菲律宾革命者所称的“红字日期”）提前一月或数月记在脑子里，如五一劳动节、国际劳动妇女节、组织的周年纪念日等，组织就不会在这些日子到来的时候还在计划着别的事情。同样地，让成员也保留日程表，记笔记等，让他们在时机到来的时候也能肩负起领导的责任。

9. 不要转向“左派”

左派大联合不能建设毛主义运动，而是稀释了更加军事化地进行组织的可能性。我们从

自身的工作中观察到了这一点，不论是与无政府主义的“组织”，比如要食物不要炸弹运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还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合作时，我们都观察到了。比如，当我们联系了其他组织参加游行，抗议法西斯式的反伊斯兰教法，那时我们要在群众中露面，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联盟和其他自由派组织却分裂出去，在公园的另一个地方占据了一块场地，去发表演讲，发表感言，去接受采访，而我们的群众组织则留在了原地，把我们的注意力直接集中在法西斯主义者身上，而不是“无视它们”。

这种分裂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它是为了和平、“做一个大写的人”，而对法西斯主义严重暴行的一种姑息。这种左派大联合错误地陷入到尾巴主义和机会主义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思想中。我们从自己的工作中也看到了这个错误：左派大联合的思想让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做了让步，希望这样的善意会在将来得到回馈，希望能通过当“人民大众”的尾巴而不是批判他们，来获得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当有传言称联邦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将在堪萨斯城搞突袭时，堪萨斯/密苏里梦之联盟打来电话，要带人出去巡逻。电话是午夜打来的，参与者要在早上六点钟向西班牙裔商会报到。那天有40名志愿者参加，其中超过一半是我们的群众组织的成员。连那些一贯不同意我们意见的人也多次正面地评价我们，说我们的成员出勤率高、步调一致、纪律严明。

虽然超过一半响应了号召的人是我们的人，虽然我们是少数几个愿意用强力来阻止任何羁押行为的人，梦之联盟等跟随我们的组织没有给我们帮助，而是实际上限制了我们自己的工作。当我们试图在当地一个社区大学组织静坐抗议，作为对无正规文件的学生比率上升这一情况的回应，梦之联盟在几天前就不出场了，并表示他们对我们的做法感到不安，说这些方法太“军事化”了。

当被批评破坏了他们自己的承诺时，他们把有原则的批评看作一种人身攻击，并且进行了有敌意地回应，切断了所有的联络，却不念及我们的成员一直以来志愿帮助了他们的DACA诊所，而他们自己的成员要么去不了，要么不愿去。这又一次暴露了一组与生俱来的矛盾，即，一个致力于培养毛主义者的组织，如何与那些极力排斥毛主义原则的机构共同组织起来，为什么要参与有缺陷的联盟，当我们在联盟里最为投入地工作，联盟却在淡化我们的政治路线；当他们的办法彼此相对立时，“联合起来的左派”要如何鼓动群众。左派联合体最终变成尾巴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符合逻辑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成为堪萨斯城市草根网络的“一员”，它是一个各种各样的左派分子的混合体，主要由美国社会主义者联盟、堪萨斯城绿党以及当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领导，去准备应对将于9月9日举办的，由“为美国行动”组织所赞助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集会。我们成为其一员的决定，在形式上又右倾了，或者是建立互相让步的联盟以获得广泛的左派支持，或者是按毛主义的政纲要求领导群众，我们将前者置于后者之上了。所有的准备工作，包括宣传工作、散发传单、甚至躺在地上预备着对抗法西斯主义分子的人，全都落在了我们的肩上，而堪萨斯城市草根网络还试图把行动的功劳揽到自己头上。

我们指望着他们的善心，可这仅仅让我们错过了全身心在堪萨斯城劳动阶级中进行鼓动的机会。由于他们的杂乱的意识形态，和他们与生俱来的水平主义态度，像堪萨斯城市草根网络这样的联盟甚至庇护了知名的破坏分子和施虐者，却没有办法惩罚和改正他们的行为。与反毛主义分子结成这样的联盟，就是允许自由主义和修正主义渗透进我们的工作中。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要谴责左派联合，并将不再与任何反对我们政治路线的组织结成联盟或一起工作。我们欢迎那些支持我们政治路线的组织，并只与那些积极踏上此政治路线的组织结盟。作为毛主义者，我们应当争取群众。我们不能被“左派”给争取过去。

10. 不要参与无原则的攻击和争吵

要鼓励有原则的批评，而非细碎的和个人的争论。为了对一些谬论保持清高，为了避免争论，我们有时候允许错误的路线在不受挑战的情况下发展，这就犯错了。我们曾经尝试忽

略和逃避矛盾，无论这些矛盾是从内部产生的还是从我们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中产生的，我们都希望他们能自行解决。

我们在解决后现代的小团体，在解决我们与圣路易斯的修正主义者之间的分裂时，我们曾选择了无原则的和平而不是斗争。但是，由于我们的方法，在解决这些矛盾之时无法避免失败。我们应当在辩论中坚持原则，以便获得他人理解，但我们不应回避公开的斗争。如果我们不直接攻击，那么反动思想就会继续疯狂生长。我们不能混淆有效的批评和不必要的争吵，而且，争论的实质比形式或“感观的”形式更为重要。有了政治批评，我们就可以在贯彻两条路线的斗争之时不做让步，直到最后。

11. 建设全国性的组织委员会*

“我们正在全世界见证毛主义势不可挡地前进，来领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浪潮。听好了，听懂了！那些有耳朵的，别让它们闲着。那些有理解能力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别让它闲着！我们受够了这些废话。我们受够了这些隐语！理解这一切！今天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要什么？我们要毛主义得到体现。毛主义正在得到体现，它，通过产生共产党，将要领导将要到来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新浪潮。他们告诉我们的一切，那句空洞而愚蠢的著名唠叨‘和平新时代’，现在在哪里？”

——贡萨罗主席

所有现存的和新的由毛主义者组成的政治集体，都应把党的问题放在首位，把群众工作与通过正式进程和党的前期组织来建立政党结合起来。在联络委员会崩溃之后，包括我们自身在内的许多集体，都提倡自治的毛主义集体模型，把建党的想法推到不能确定的未来。联络委员会恶劣的政治路线和落后的文化在美国毛主义者嘴里留下了不好的味道，这是可以理解的。随后，很多集体担负起了在当地“增长壮大”的任务，而不是真正地努力去建党。这种姿态阻碍了各个集体全部联合起来的能力，而我们的联合体仅仅是基于对毛主义的承认，但这种方法中没有任何促进路线斗争的办法。

个人和集体彼此之间没有真正的负起责来，在过去，这把路线斗争变成了个人冲突和完全的嘲弄。随着美国马列毛运动增长，潜在的新集体可能被迫做出选择，要是这些现存的联合体解体了，要与哪些现存的集体结盟；这种情况将给现代马列毛运动带来挫折，正如“共产主义”运动以前所遭遇的那样。这种姿态使得这些集体易受崩溃的影响，毕竟他们得不到大型系统的支持，做不到无论他们的政治路线是什么，都助其承受革命工作的潮起潮落。这个党的前期组织，将会有助于新的马列毛主义集体的形成，也成为一阵营，把自发组建的马列毛主义集体吸引过来。它将通过意识形态斗争来巩固那些集体，对于什么可算是群众工作设置一些标准，协调并集中工作中需要的资源，创造出群众组织，并帮助现存的群众组织进行巩固，比如为人民服务组织，他们的工作有安排资源，集中力量，渗透进劳工运动当中等等。

为了让我们的联合体更进一步，让美国的革命形式前进，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必要承担起建立毛主义政党的任务，我们在全美国都建立了由勇于奉献的毛主义者组成的集体，我们将这些有原则的联合体更进一步，就是建党。如果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党，那么我们就不能严肃探讨人民战争，也不能探讨如何利用即将到来的资本主义战争，为此，我们完全支持建立毛主义党的前期组织。在2018年，利用中西部图书馆服务协作团体，我们继续了这一进程，我们都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取得发展，并进一步使美国的毛主义运动团结起来。一个党的前期组织可以将现有马列毛主义运动的政治路线团结起来，指导新集体的构建，在我们朝向革命而建设时，创造出全国性的团结的马列毛主义运动。

我们处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世界大战很可能在未来的5到10年内发生，国际资本主义在全球贪婪地扩张，假共产主义死亡了，帝国主义势力浮出水面，争夺全球影响力和市场。现在美国存在一种冷内战，而很可能变为热战。把我们与其他修正主义政党区别开的，是人

民战争问题，这是我们抵御帝国的方式。党所进行和发动的全部群众工作，都是为了适应发动人民战争能力。只有将现存的毛主义集体凝结起来，形成阵营，建设政党，这才有可能。一如既往地，

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就第 11 点，发生了很多斗争，在会议结束前，最终所有的集体都认同，现在还不是组成全国组织委员会的恰当时机。（译者注：指该文件写作之时。美国共产党重建委员会已于 2019 年上半年成立。）

作者：堪萨斯城红卫兵
旧称堪萨斯城革命集体